

全球—地方联结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 ——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为例

苗长虹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开封 475001)

摘要: 以产业区理论、管制理论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 以学习创新为核心, 构建了一个融生产体系与社会生产体制、制度与协调机制、地方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四位一体”的学习型产业区分析框架; 运用该框架, 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为案例, 研究了全球—地方网络联结的方式、动态及其对技术学习的影响。研究发现, 通过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的建构和有机联结, 传统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是可以从“低端道路”迈向“高端道路”的, 发展学习型产业区应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一项重大战略和政策。

关键词: 全球—地方联结; 产业集群; 学习型产业区; 技术学习; 发制品产业

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 经济活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关系迅速成为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的焦点。一方面, 围绕着“新产业区”、“产业集群”和区域发展的研究, 许多学者重新发现并更加强调地方化的作用^[1], 并把区域看作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促进学习创新和培育竞争优势的重要关系资产^[2]; 另一方面, 围绕着“跨国公司全球化”、“全球商品链(价值链)”的研究, 一些学者则更加强调全球化对经济活动空间与地方的影响^[3, 4]。事实上, 在区域发展过程中, 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在不同的区域、同一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 有不同的相互作用强度和相互作用关系。区域发展既不是受全球化的单向度影响, 也不是受地方化的单向度影响, 而是一个“全球在地化”的历史地理过程^[5]。虽然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 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更加凸现了地方化因素在资源流动中的“粘结”作用^[6], 但若失去了地方与全球的经济联结, 即使再强大的粘结功能也会因失去经济发展赖以进行的“要素”或“资源”以及更为重要的学习创新机会而停滞。因此, 必须以辩证统一的观点来考察全球—地方联结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目前, 产业集群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地方与区域发展研究和政策实践中最为流行的理论工具之一, 并日益引起发展中世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生产体制不同, 各国产业集群在发展机理和管制、治理模式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由此形成了在如何实现产业集群技术学习和产业升级这一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中国正处于体制、社会、经济快速转型过程中, 无论是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产业集群近年来均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处于“高端道路”的集群学习模式不同, 中国产业集群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普遍较弱^[7, 8]。由此, 这些产业集群能否以及

收稿日期: 2005-10-29; 修订日期: 2005-12-1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07102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4JJDZH016)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0071029; The MOE Project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y, No.04JJDZH016]

作者简介: 苗长虹(1965-),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

E-mail: chhmiao@henu.edu.cn

如何从“低端道路”迈向“高端道路”，直接关系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未来作为“世界工厂”的性质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本文以产业区理论、管制理论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以学习创新为核心，通过学习型产业区的理论建构和中国中部河南许昌的一个传统外向型产业集群—发制品产业集群的案例调查，来研究全球—地方网络联结的方式、动态及其对技术学习的影响，以寻找转型时期我国产业集群技术学习与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2 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中出现了区域经济复兴的观点。围绕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建构，形成了以“新区域主义”^[9]、“制度与文化转向”^[10]以及全球商品链(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11]等为核心的学术前沿。由于这些主流学说基本上都是基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新的时空动态而提出的，考虑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现实，一些学者提出了“将产业区概念一般化”^[12]和“对亚洲的经济地理进行理论化”^[13]的呼吁，一些华人经济地理学家则进一步强调，我们虽然需要外来的特别是来自主流的观念来充实我们的理论及扩充我们的视野，但要避免被主流所吞噬，我们就“必须保有我们特有的学术身份”，以实地研究为基础，开发适合国情的理论，以与众不同的学术成果，批判主流理论之不足^[14]。

中国在社会经济运行及其制度和治理机制上存在许多独特性。我们的理论建构，既需要借鉴西方的主流理论，又必须紧密结合华人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在西方主流理论对区域发展的阐释中，目前存在着一种将全球化与地方化进行有机理论整合的新趋势。一些学者以新区域主义区域发展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促进集群竞争力的“地方传言—全球通道”模型(buzz-and-pipeline model)，认为在集群创新和知识创造活动中，在全球通道上进行投资与地方化结网一样，应该成为集群政策的核心^[15]。一些学者则以全球商品链(价值链)为基础，认为全球企业的生产系统，通过生产者驱动或购买方驱动^[4]，将区域集群和产业区纳入全球生产体系，并对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施加重要影响^[16, 17]。还有一些学者以全球生产网络为基础^[11, 18]，将区域发展看作是关系建构的过程或者相互依赖的过程，认为区域发展作为地域化的关系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在变化的区域治理结构下进行复杂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果，其关键取决于全球生产网络和区域资产之间的动态战略协同及其作用下价值(经济租金)的创造、增强和获取^[19]。在对华人社会经济运行的阐释中，虽然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传统作为文化“基质”仍对中国的转型经济施加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全面推进，使得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行为，也逐步嵌入到当代全球市场经济文化当中。就像海外华人社会走向“杂合资本主义”那样^[20]，经济全球化也为快速转型的中国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杂合性”(hybridity)。因此，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对中国区域发展进行理论建构时，体制转型和经济文化的日益“杂合性”等“制度”因素值得特别关注。

我们知道，新区域主义的核心命题是^[10]：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如何才能获得并保持其长期的竞争力？在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劣势区域如何才能摆脱依赖发展或不发展的宿命？“新区域主义”虽然将其理论和政策重点放在了区域内部资源的动员和内生发展能力的培育上，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其过分强调本地网络和本地根植性之外，对社会生产体制模式如弹性专业化模式的阐释也较为单一，忽视了不同制度、技术和市场条件下生产体制模式的变异，也忽视了市场、网络、会团组织以及层级制等不同协调机制在不同空间层级上的配合。根据管制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协调与社会生产体制多样化模式的研究^[21]，

并不存在一种永远可以借以提高社会生产体制竞争力的方法或者把资本主义经济有效协调起来的最好组织方式, 任何社会生产体制的优越性不仅是由其制度安排而且还是由其竞争对手的制度安排以及它所在的宏观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因此, 要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种全面、系统、综合的解释, 并为产业区竞争力的培育和提供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 有必要在“新区域主义”产业区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主流区域发展理论将全球化与地方化进行有机整合的趋势, 同时考虑中国制度转型和经济文化日益“杂合”的动态过程, 来构建一个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在经济全球化和创新竞争的时代背景下, 区域经济活力的源泉在于以知识创造和扩散为核心的学习创新, 而产业区的学习创新既与其主导的社会生产体制及其制度根植性息息相关, 同时也与这种社会生产体制主导下的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联结模式密不可分。由此, 本文构造了如下的产业区发展的菱形分析框架(图 1)。

本文认为, 学习创新是产业区内生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根本来源, 产业区的发展应以“学习型区域”^[1, 22, 23]为方向, 而学习型产业区的培育与发展, 关键取决于以下 4 方面因素及相互之间的战略耦合。

- ① 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管制学派认为, 不同的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具有不同的技术复杂性、技术变化速度、产品市场需求、地方和全球生产网络、制度与协调模式和宏观经济背景要求, 因此对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新产业区—学习型产业区来讲, 美国硅谷、德国巴登—符腾堡、“第三意大利”由于其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的差异, 其学习创新模式虽有相似之处, 但也存在许多重大差别。
- ② 维持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的制度及协调机制。管制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嵌入于制度和受社会管制的^[24]。在福特—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 企业、国家和市场是制度与协调机制研究的核心, 而在后福特—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 社会、网络、会团组织和超国家组织则成为研究的焦点。实际上, 由于任何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的运行均依赖于具体地理历史现实中不同协调模式相互之间的混合、共生和互补, 因此在理论和政策上, 过分偏执于某一协调模式或不同协调模式之间的替代是危险的。对于快速转型的中国, 制度的变迁、经济文化的“杂合性”和巨大的区域差异, 是理解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管制及治理机制的关键。
- ③ 地方生产网络。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的大量文献集中于地方生产网络的研究, 一方面, 这种网络受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的约束, 另一方面, 这种网络又根植于或嵌入到地方、区域及国家等具有不同空间层级关系的制度文化中。作为由技术—组织—地域“三位一体”组成的区域关系资产^[2], 发达的地方生产网络会通过“贸易相互依赖”特别是“非贸易相互依赖”而形成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等而促进地方化学习创新能力的提升。
- ④ 全球生产网络。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服务业的迅猛发展, 导致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在全球生产体系中, 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就集中在各国的各个产业区中, 并通过跨区、跨国活动的企业和机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生产、服务和分配网络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 正是这些企业和机构的全球生产网络建立了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通道, 并深化和改变着全球化生产分工及与目标市场的联结格局, 同时也改变着各个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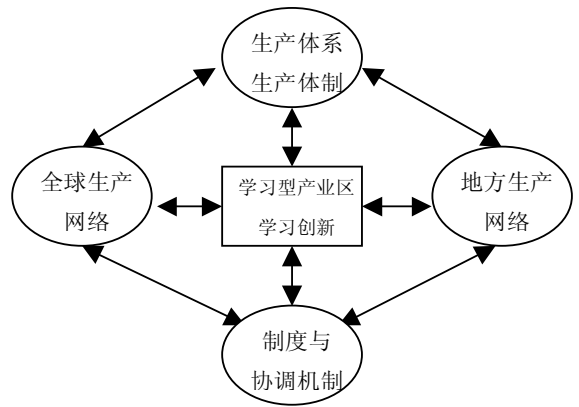


图 1 学习型产业区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learning industrial district

业区自身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长期竞争力和经济地位。从与地方生产网络的联结方式来讲,全球生产网络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外部置入型和本地嵌入型,前者是通过来自外部的企业和机构来实现与全球经济的联结,如全球商品链理论中的生产者驱动和购买方驱动,这些企业和机构一般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市场势力,但缺乏地域根植性;后者则是通过本地的企业和机构来实现与全球经济的联结,这些企业和机构既具有其自身的全球联系通道,又具有明显的地域根植性。因此,这两类网络与地方网络之间会具有不同的战略协同机制、本地和非本地根植性及治理模式,在研究中必须区别对待。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以学习创新为核心,在吸收产业区理论、管制理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等有关流派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融生产体系与社会生产体制、制度与协调机制、地方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四位一体”的学习型产业区分析框架,无论是对区域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对各种产业区的经验研究及政策思考,均是有益的。下面的实证研究,将以这一框架为基础,将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看作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专业化学习型产业区,重点分析该集群全球—地方网络联结的形成过程、决定因素及其对集群技术学习的影响。

3 许昌发制品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许昌现辖禹州市、长葛市、许昌县、鄢陵县、襄城县和魏都区5县1区。2003年全市总面积4996km²,总人口447万人。改革开放以来,许昌经济发展迅速,已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地区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2004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8亿元,人均1.15万元,超出河南全省平均水平25%以上,已形成烟草、电力信息系统产品、金刚石及其制品、发制品、卫生陶瓷、鞋业等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主导工业部门。

3.1 发制品产业的发端与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清末至解放前夕。许昌是戏剧的故乡,清末时民间剧团很多,由此产生了对古装戏剧头饰用发及其加工品的需求。1900年,该地泉店的一位商人与一位德国犹太商人合伙开办“德兴义发庄”,瞄准西方社会日益旺盛的妆饰需求,动员农村货郎走街串巷收购人发,经由“德兴义发庄”买来梳理、扎把、简单加工后销往国外。“德兴义发庄”良好的效益和示范效应,带动了当地和周边农民纷纷从事人发收购和家庭作坊加工。到1949年,许昌已形成了以泉店为核心,辐射周边50多个村庄,近万人从事收购加工,年加工能力近百吨的全国最大的毛发原料集散地。

第二阶段:建国始至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经济封锁,国内政治运动频繁,家庭工业遭到禁止,发制品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阶段:1979年至198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部分农民重操旧业,开始到全国各地收购人发。少数有一定积累的农民,开始由自己收购变为坐庄收购,而后投资兴办加工厂,对人发进行粗加工,生产成档发,由外贸部门代理销往国外。1989年,许昌已拥有45家档发加工企业,675家个体加工户,年出口交货值400多万美元。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逐步将档发进行深加工,制成精细发制品,并开始生产化纤发制品。国家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鼓励和政策优惠,促使一些有经济头脑、开拓意识强、敢想敢干、已完成原始积累的档发生产经营者,通过合资、合作或独资兴建发制品生产企业,开始直接生产美发制品,并逐步出现了由粗加工向深加工、由原料集散地向产成品基地、由人发制品向化纤发制品、由单一产品向系列产品的转变。经过10多年的发展,许昌发制品业迅速崛起,生产规模和出口迅猛增长(表1)。

3.2 发制品产业集群的现状特点

3.2.1 生产与出口规模 2002年,许昌市发制品生产企业有92家,从事发制品生产经

营有 1.28 万专业户, 从事加工的专业人员达 5.1 万人, 其中原料收购从业人员 2.42 万人左右, 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辐射到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度等周边国家,

每年为发制品生产提供 2500t 人发原料, 成为全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制品原料集散地。截止到 2003 年底, 全市发制品生产企业达 99 家, 集中分布在许昌县 (47 家)、禹州市 (35 家) 和许昌市区 (17 家)。其中, 有自营出口权的企业 53 家。2003 年, 全市发制品产值 25.2 亿元, 销售额 2.36 亿美元, 出口总额 2.06 亿美元。2004 年, 该市发制品出口额进一步增长到 2.50 亿美元。

从市场需求的地区分布看,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制品消费市场, 欧洲则是第二大消费市场, 非洲则是全球潜力最大的新兴发制品消费市场。许昌发制品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是美国, 其次是欧洲, 但近年来面向新兴市场非洲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

3.2.2 企业规模 2002 年, 全市 92 家发制品生产企业中, 年出口创汇 100 万美元以下的企业 60 家, 100~500 万美元 23 家, 500~1000 万美元 6 家, 1000 万美元以上 3 家。到 2003 年, 出口超过 1000 万美元的企业达到 4 家, 这 4 家的合计出口总额达 1.44 亿元, 占该市全部发制品出口的 70%。其中规模最大的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3 年在上海证交所上市, 2004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77 亿元, 出口创汇 8861 万美元。

3.2.3 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管理 许昌发制品产业起源于民间, 基本上全部属于民营经济, 其中一部分为合资企业。如禹州市 2002 年登记注册的 34 家发制品企业中, 合资企业就有 16 家。目前, 除生产和出口额较大的个别企业引入了较为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外, 大量的中小企业基本上实施的是以出资人为核心的家族式管理。

4 许昌发制品产业全球—地方网络联结模式及其技术学习动态

4.1 手工业生产与原材料、粗加工等初级商品出口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许昌发制品产业主要依靠当地农民收购人发的传统, 发挥着人发原料集散地的作用。虽然伴随着国家对乡镇企业的支持, 少数有一定积累的农民变自己收购为坐庄收购, 而后投资办厂从事档发加工, 但在这些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社会生产体制中, 其地方生产网络也仅限于个人收购—坐庄收购—挑选—分类—扎把—简单加工—外贸收购, 然后由外贸部门销往国外。这一时期, 购销、加工的历史传统和技术经验是许昌发制品产业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基础, 而国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制度转向则是其前提。其产品虽然面向出口, 但很少发生全球—地方间的技术传播和技术学习。

4.2 工业化生产与深加工产品的出口

许昌发制品产业的发展转换发生于 1989 年。这一年, 国家轻纺投资公司在国家扩大出口政策指导下, 招标鼓励出口创汇项目, 为其提供专项资金贷款。而此时的许昌县灵井乡小宫工艺毛发厂的厂长的郑有全, 经过艰苦创业和与外贸部门、外商的多次接触, 也已经发现了韩、日企业在低价收购头发和高价销售发套之间谋取丰厚利润的奥秘。这样, 国家政策机遇和地方企业家精神的有机结合, 使许昌县获得了 210 万元专项贷款而

表 1 许昌发制品产业发展的基本概况

Tab. 1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of hair-goods in Xuchang

| 年份 | 1989 | 1995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
| 企业数 (个) | 45 | | | | 64 | 92 | 99 |
| 出口额 (万美元) | 400 | 3268 | 9961 | 10120 | 13680 | 16169 | 20643 |
| 税收 (万元) | | 1037 | 3179 | | | 16652 | 24000 |
| 出口美国市场 (万美元) | | | | | | 13466 | 20000 |
| 占美国市场的比重 (%) | | | | | | 22 | 25 |
| 中国发制品销售额 (万美元) | | | | | | 25000 | 31500 |
| 全球发制品销售额 (万美元) | | | | 65000 | 86000 | 119000 | 126000 |

资料来源: 根据作者对许昌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和瑞贝卡公司的调查整理。

成立了发制品总厂，而投资公司的青睐、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冲动和企业家原有资本积累的共同作用，使郑有全成为了这一当地投资规模最大的发制品厂的厂长。

工业化生产的初始技术从何而来？由于国外企业实施技术封锁，国内企业如青岛有几家设备比较齐全的假发制造厂又不肯转让技术，因而只能在聘请的一些在青岛工厂里退休老师傅的指导下，组织技术人员自己摸索。但这种摸索不仅使企业最终掌握了发制品生产的档发—色发—工艺发全套工艺和技术，将地方生产网络进一步延伸到附加值更高的深加工环节，也为当地有效造就了属于自己的技术和第一批技术工人。该企业制成的精美工艺发条，很快得到外商认可，从而实现了许昌档发百年历史的跨越，改写了许昌发制品原料和粗加工产品廉价出口的历史。而该企业的成功也带动了更多仿效者，通过地方产业群的“传言”和技术外溢效应，有力促进了集群规模的扩大。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发制品生产—销售—消费的格局是：美国是最大的发制品消费市场，但经营大国却非美国而是韩国，韩国、日本、中国是生产基地，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人发原料基地。在全球最大的美国市场，终端销售网点多为韩国经销商所控制，韩国人利用从中国购进的原料和半成品进行精加工，或直接在中国沿海地区（如青岛、深圳等）进行OEM生产，在国际市场贴上自己的品牌进行销售，从而获取发制品高额的市场垄断利润。因此，在美—韩—中三角生产关系中，韩国在发制品的生产技术和营销渠道上处于控制地位，而中国虽然是人发原料的全球集散中心，但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还处于原材料、半成品出口加工或分包、OEM生产的地位，地方产业群的发展深受来自韩、日的“外部置入型”全球网络的控制。如何打破这种三角生产关系，建立自己的品牌和营销网络，是发制品产业建立全球—地方联结和技术学习的关键。

4.3 自有品牌的生产和面向消费市场营销网络的创建

自有品牌的生产必须依赖技术学习和创新才能实现，而自有品牌要得到市场的承认，就必须依赖特定市场营销网络的创建。为实现产业升级和全球—地方更直接、紧密的联结，1993年，许昌发制品总厂与美国新亚公司合资组建了中外合资企业—瑞贝卡公司。可以推断，许昌发制品总厂的这一合资行为，可能主要有两个意图：一是在国家对合资企业实施各种政策支持和优惠的情况下，这一名义上是集体、实质上是私有的企业，通过合资，可以享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二是可以利用新亚公司在美国当地营销网络的创建，能够使企业的产品直接进入美国市场，通过双方共同研制发制品，并借助海外合作伙伴的资讯平台，加强与国外经销商的全方位合作。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瑞贝卡品牌的创建和其在美国营销网络的创建，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对美国假发市场的信息收集，扩大了与其他销售商在新产品开发和销售方面的联合，既从深加工、精加工和自有品牌生产方面拓展了地方生产网络，又实质性地迈出了创建“本地嵌入型”全球生产网络的关键一步。此后公司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率先实现了产品向美国的直销。瑞贝卡公司1993年当年的出口就达到530万美元，1997年出口突破1000万美元，与美国37家大客户建立了紧密贸易关系。到2000年，该公司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6.8%。而在瑞贝卡公司的示范带动下，当地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纷纷在美国设立办事处，许昌发制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得以迅速提高，2000~2003年的市场份额大约在25%左右，其中工艺发条的市场占有率在65%以上。

4.4 产品和市场的多元化战略与原始设计能力的提升

发制品属于时尚消费品，产品种类主要包括人发和化纤发两大系列，工艺发、女装假发、化纤发、男装发、教习头5大种类。在全球发制品生产中，韩国、日本是化纤发原料生产基地，并垄断着有关生产技术，韩国在高档女装假发、化纤发等产品技术上领先，日本在教习头、男装头套等产品技术上领先，我国则是人发制品生产基地，许昌、青岛、深圳、天津等是生产中心。但青岛、深圳、天津多是韩资、日资企业，产品依托

韩、日技术，中高档产品居多，化纤发也占有相当比重，只有许昌长期是以人发为原料进行粗加工的生产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较大生产规模的产业集群。

发制品产业属于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韩国、日本人工费用和人发原料价格的大幅度攀升，其生产特别是以人发为原料的生产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步向我国转移，但韩国人仍控制着美国假发市场从进口、批发到零售的完整销售体系，并对中国发制品企业采取了壁垒措施和技术封锁；而地处内陆的许昌由于具有人发原料优势、丰富的初加工经验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因而在全球发制品商品链和生产网络中处于较低级的地位，总体上其产品以人发的粗加工为主，经营规模普遍偏小，工艺技术设备落后，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狭窄，且出口市场主要依赖美国。即使是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发制品企业的瑞贝卡公司，以人发为原料的工艺发条仍一直是公司主导产品，2004 年其销售额占公司总销售额的 74% 以上，而工艺发条以外的高档女装假发、化纤发、教习头、男装头套等产品的销售额虽然 2000 年以来快速增长，但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仍不足 26%。从毛利率来看，2004 年瑞贝卡工艺发条的毛利率为 15.74%，但化纤发和女装假发的毛利率却高达 34.92% 和 31.26%。因此，如何实施产品和市场的多元化战略，提高产品的档次和原始设计能力，就成为龙头企业瑞贝卡公司和整个集群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了降低出口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经营风险，从 2000 年开始，瑞贝卡公司开始实施“大力开发非洲市场”的战略。目前，已有瑞贝卡、神龙、晶发、鑫源 4 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分别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喀麦隆、贝宁、塞内加尔等国设立了子公司或分公司，建立了市场直销网点，对非洲市场的销售额已提高到许昌发制品全部销售额的 10% 以上。

为支撑产品和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就必须大力提高产品原始设计能力。显然，中小企业由于其人员、技术、设备等诸多方面的限制，还处于与全球生产网络联结的低级阶段，因此无力承担原始商标制造和原始设计制造的重任。事实上，目前在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中，只有瑞贝卡一家企业形成了自己商标品牌，并通过自己的营销网络，在美国和非洲市场赢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为了形成、巩固自己的品牌，瑞贝卡公司一直在致力于通过拓展全球—地方联结来实现技术学习和核心技术的升级。针对发制品市场具有色彩和款式多样化的特点，在本土技术研发人才高度缺乏的情况下，瑞贝卡公司重金从美国、韩国聘请有关技术人员并将其与企业的技术骨干有机整合，近年来先后研制、开发出 1000 多个新品种，使公司产品由建厂之初手工制作工艺发条 1 类产品 5~6 个品种逐步发展到今天利用半机械化全面研制工艺发条、女装假发、化纤发、男装假发、教习头 5 类产品 1500 多个品种，并使新产品产值占公司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了 26%。同时，公司通过不断加大生产工艺技术的改造，在从国外引进工艺发条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逐步提升工艺技术水平 and 自主开发能力，先后开发出浅色号染色技术并自主开发出双色、间色等特种色号生产技术，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掌握特色号染色技术的生产企业之一。

4.5 跨国投资与全球—地方联结网络枢纽的建造

全球—地方网络的建造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仅就瑞贝卡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自从企业建立以来，就一直是地方产业集群全球—地方联结的中心枢纽，并通过“内部嵌入型”联结的枢纽作用，实现了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在中低档产品方面的技术学习，并由此获得了在一些细分市场方面的全球竞争优势。但在高档发制品生产、营销方面，与韩国、日本企业还有一定差距。为进一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充分利用原料和成本优势扩大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还必须在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和营销渠道方面，通过若干关键枢纽或网络节点的培育和建设，建造更完善的全球—地方联结网络。为此，企业最近已开始实施有关战略行动，一方面是通过组建公司的“发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将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0.86% 逐步提高到 5%，来加大公司的研发力度，增强原始设计的能力，提升其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另一方面是加大了对外直接投

资的力度,如对原来的合资伙伴—美国新亚公司的进行投资并控股,在非洲建立独资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公司,与欧洲如法国、英国的有关公司合资组建贸易公司等,从而努力扩展海外的营销和生产网络,扩大其在目标市场的控制力、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

发制品业在初级产品生产上,资金、技术、市场方面的壁垒都很小,准入水平低,且产品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因此竞争格外激烈。但在高端产品上,如前所述,由于韩、日在技术和市场销售方面的垄断,中国的企业要想挤占国际市场,还必须尽快实现从原来的通过“引过来”战略的全球—地方技术学习向通过“走出去”战略技术学习的转换,从原来的通过“外部置入型”全球网络向通过“内部嵌入型”全球网络技术学习的转换,并通过主导厂商的技术创新、示范带动以及集群企业的地方化学习,最终实现整个产业集群从“低端道路”向“高端道路”的跨越。这样,跨国投资并通过跨国投资建造全球—地方联结的网络枢纽,就成为产业集群技术学习和升级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

5 结语

5.1 国家的制度转型与企业家、地方政府的能动作用

管制理论特别强调积累模式与社会管制模式之间的共生^[24]。在许昌发制品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转型中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出口企业、上市公司等所提供的一系列制度环境和安排与地方政府、企业家等行为者在传统和日趋“杂合”的经济文化中的能动作用的结合,是理解全球—地方联结和技术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仅就集群的“枢纽企业”—瑞贝卡公司的发展来看,无论是许昌发制品生产总厂的创建,还是与美国新亚公司的合资,无论是作为民营企业其股票的最终上市,还是上市后企业的规模的迅速扩张及对外投资,无论是从家族式管理向法人治理结构的跨越,还是从工场手工业的经验管理向“标准化、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现代科学管理的迈进,均离不开国家的制度转型及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也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激发与科学决策。伴随着国家制度向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枢纽企业规模和经济、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地方政府与枢纽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整个集群组织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从政府支持的角度看,对扩大生产规模的支持比较容易实现,但能否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和产品的附加价值率,从根本上还有赖于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同时,由于集群中大量的小企业目前还存在着家族管理、短期行为、恶性竞争、污染严重等问题,行业的自律性还比较差,行业协会的作用还非常有限,如何加强政府监管和地方网络的治理,实现枢纽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共生,也直接关系到集群的发展和动态竞争力的提升。

5.2 基于地方制度文化的关系网络及其演进

许昌发制品业已有上百年历史,在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乡土中国固有的制度文化传统和人际关系网络,有利于技术在本地区通过日常的社会交流(如传言)而快速扩散。但发制品进入工厂化生产之后,企业规模日益分化,技术创新和学习能力的层级差别逐步形成并日益扩大,大企业在技术上的垄断和小企业在新技术的短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如许多小企业没有技术成熟的成套标准设备,其多数设备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自我积累的经验来制造,个别小企业为生存甚至掺杂使假与大企业竞争,直接影响本地乃至全国发制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因此,在鼓励本地企业人员流动的基础上,如何构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战略协同的关系网络,通过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也直接关系到集群的发展和动态竞争力的提升。

5.3 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与全球—地方网络联结的动态升级

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动力和从“低端道路”向“高端道路”的迈进,主要源于在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其优秀企业家不甘于长期作为原料、半成品等初级产品

生产的分工地位, 通过利用全球—地方网络联结所提供的技术学习通道, 努力实现从“外部置入型”向“内部嵌入型”全球生产网络构建、拓展和学习的转换。与沿海地区韩、日发制品生产的转移企业相比, 瑞贝卡公司的发展经验, 一方面印证了全球商品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对发展中国家集群技术学习的指导作用, 但也揭示了在全球—地方网络联结中, 全球商品链和生产网络中的分工, 并不是由发达国家具有控制权的买方或卖方(即外部置入型网络)单向决定的, 发展中地区和其本土企业通过能动作用营造“内部嵌入型”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同时, 发展中地区产业集群从初级商品出口、出口加工装配、零部件供应转包、原始设备生产、原始商标制造、原始设计制造的动态升级, 并非一定是线性过程, 更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相互依存、可以跨越的过程。在当代全球化经济中, 发展中地区产业集群的升级不能仅仅依赖“引进来”战略, 还必须有针对性的实施对外投资的“走出去”战略。许昌发制品产业能否最终实现向“高端道路”的跨越, 关键还取决于枢纽企业—瑞贝卡公司各个全球—地方联结枢纽的投资成效, 特别是研发、对外投资的经营网络和生产基地的实际运行成效。

本文所研究的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行业, 但透过这一案例可以发现, 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和产业升级其实就是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在变化的社会生产体制和它们多样化的制度治理机制下相互作用、战略耦合的动态结果。学习型产业区并非只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的发展, 同样应该以学习型产业区的建造为目标。而通过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构建以主导厂商为枢纽的“内部嵌入型”全球—地方网络联结, 特别是企业家在国家制度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 通过创新精神的激发和全球网络学习以及这种学习创新通过集群关系网络的扩散, 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和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背景下, 发展学习型产业区或产业集群应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一项重大战略和政策。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Mackinnon D, Cumbers A, Chapman K.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recent debat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2, 26(3): 293-311.
- [2] Stoper M.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7.
- [3] Peck J, Yeung H W C (eds.). *Remaking the Global Economy: Economic-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Sage, 2003.
- [4] Gereffi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 37-70.
- [5] Swyngedouw E. Neither global nor local: 'globalis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Kox K (ed.),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and London: Guilford and Longman, 1997. 137-166.
- [6] Markusen A.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Economic Geography*, 1996, 72: 293-313.
- [7] Wang Jici. *Innovative Spaces: Enterprise Cluster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王缉慈. 创新的空间: 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8] Zhu Huasheng. *Industrial Clusters in Zhejiang: Industrial Networks, Growth Trajectory and Their Dynamics*.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朱华晟. 浙江产业集群: 产业网络、成长轨迹与发展动力.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 [9] Miao Changhong, Fan Jie, Zhang Wenzhong. New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conomic Geography: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New Regionalism'. *Economic Geography*, 2002, 22(6): 644-650. [苗长虹, 樊杰, 张文忠. 西方经济地理学区域研究的新视角. *经济地理*, 2002, 22(6): 644-650.]
- [10] Miao Changhong. Western economic geography in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cultural, relational and scalar turns. *Human Geography*, 2004, 19(4): 68-76. [苗长虹. 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 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 *人文地理*, 2004, 19(4): 68-76.]
- [11] Dicken P, Kelly P F, Old K et al. Chains and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scales: towards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global economy. *Global Networks*, 2001, (1): 89-112.
- [12] Park S O, Markusen A. Generalizing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a theoretical agenda and an application from a non-Western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5, 27: 84-104.
- [13] Yeung H W C, Lin G C S. Theorizing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Asia.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79(2): 107-128.
- [14] Ma L J C.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eograph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4, 23(5): 573-581. [马润潮. 西方经济地理学之演变及海峡两岸地理学者应有的认识. *地理研究*, 2004, 23(5): 573-581.]

- [15] Bathelt H, Malmberg A, Maskell P.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1): 31-56.
- [16] Bair J, Gereffi G. Local clusters in global chain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xport dynamism in Terreon's blue jeans industry.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8): 1885-1903.
- [17] Humphrey J,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 1017-1027.
- [18] Henderson J, Dicken P, Hess M et al.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2, 9: 436-464.
- [19] Coe N M, Hess M, Yeung H W C et al. 'Glob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perspectiv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4, (29): 468-484.
- [20] Yeung H W C. *Chinese Capitalism in a Global Era: Towards Hybrid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21] Hollingsworth J R, Boyer R (e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2] Ashem B T. Industrial districts as "learning regions": a condition for prosperity.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1996, 3(4): 379-400.
- [23] Morgan K. The learning region: institutes,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renewal. *Regional Studies*, 1997, 31: 491-503.
- [24] Tickell A, Peck J. Social regulation after Fordism: regulation theory, neo-liberalism and the global-local nexus. *Economy and Society*, 1995, 24: 357-386.

Global-local Nexus and Technological Learn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 A Case Study of Hair-goods Industry in Xuchang, Henan Province

MIAO Changhong

*(Research Center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cluste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oncepts in loc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not only in the more advanced countries but also in less-developed parts of the world. Since 1978, the great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to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peeding industrialization have inspired local clusters mushrooming in China. In this paper, drawing upon a global-local nexus perspective and deriving insights from the new regionalists on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 regulationists on regulation approach and literature o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 the author tries to develop a broad conceptual framework, which focuses on the strategic coupling among social systems of production, institutes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s,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for understanding local cluster and learning industrial district. Using this framework, this paper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Xuchang hair-goods industry, an export-oriented local cluster in the middle Henan province of China, and explores the processes to make global-local nexus and their impacts on promoting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local clusters in China. The case study show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ose local clusters within the low road are likely to achieve, and the processes to approach the high road and learning industrial district depend on some critical dynamic factors such as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active responses of local authorities and entrepreneurs, the relational networks embedded in local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and the extending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dynamic upgrading of global-local nexus. Therefore, developing learning industrial district should be an important strategy and policy to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global-local nexus; industrial cluster; learning industrial district; technological learning; hair-goods industry